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三十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三十

堂九

膚 齋 林 希 逸

雜篇盜跖

孔子與柳下季爲友柳下季之弟名曰盜跖盜跖從率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樞戶驅人牛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入保萬民苦之孔子謂柳下季曰夫爲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爲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父不能詔其子兄不能教其弟則無貴父子兄

弟之親矣今先生世之才士也弟爲盜跖爲天下害而弗能教也丘竊爲先生羞之丘請爲先生往說之柳下季曰先生言爲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爲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子不聽父之詔弟不受兄之教雖今先生之辯將

堂九

奈之何哉且跖之爲人也心如涌泉意如飄風強足以距敵辯足以飾非順其心則喜逆其心則怒易辱人以言先生必無往孔子不聽顏回爲馭子貢爲右往見盜跖盜跖乃方休卒徒太山之陽膾人肝而鋪之孔子下車

而前見謁者曰魯人孔丘聞將軍高義敬再  
拜謁者謁者入通盜跖聞之大怒目如明星  
髮上指冠曰此夫魯國之巧僞人孔丘非邪  
為我告之爾作言造語妄稱文武冠枝木之  
冠帶死牛之脅多辭謬說不耕而食不織而

衣搖唇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  
下學士不反其本妄作孝悌而徼倖於封侯  
富貴者也子之罪大極重疾走歸不然我將  
以子肝益晝舖之膳孔子復通曰丘得幸於  
季願望履幕下謁者復通盜跖曰使來前孔

子趨而進避席反走再拜盜跖盜跖大怒兩  
展其足案劔瞋目聲如乳虎曰丘來前若所  
言順吾意則生逆吾心則死孔子曰丘聞之  
凡天下有三德生而長大美好無雙少長貴  
賤見而皆說之此上德也知維天地能辯諸

堂九

二

物此中德也勇悍果敢聚眾率兵此下德也  
凡人有此一德者足以南面稱孤矣今將軍  
兼此三者身長八尺二寸面目有光唇如激  
丹齒如齊貝音中黃鍾而名曰盜跖丘竊爲  
將軍恥不取焉將軍有意聽臣臣請南使吳

越北使齊魯東使宋衛西使晉楚使爲將軍  
造大城數百里立數十萬戶之邑尊將軍爲  
諸侯與天下更始罷兵休卒收養昆弟共祭  
先祖此聖人才士之行而天下之願也盜跖  
大怒曰丘來前夫可規以利而可諫以言者  
皆愚陋常民之謂耳今長大美好人見而悅  
之者此吾父母之遺德也丘雖不吾譽吾獨  
不自知邪且吾聞之好面譽人者亦好背而  
毀之今丘告我以大城衆民是欲規我以利  
而恒民畜我也安可長久也城之大者莫大

乎天下矣堯舜有天下子孫無置錐之地湯  
武立爲天子而後世絕滅非以其利大故邪  
且吾聞之古者禽獸多而人民少於是民皆  
巢居以避之晝拾橡栗暮栖木上故命之曰  
有巢氏之民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積薪冬  
則煬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神農之世卧則  
居居起則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與麋鹿  
共處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之心此至德  
之隆也然而黃帝不能致德與蚩尤戰於涿  
鹿之野流血百里堯舜作立群臣湯放其主

武王殺紂自是之後以強凌弱以衆暴寡湯  
武以來皆亂人之徒也今子脩文武之道掌  
天下之辯以教後世縫衣淺帶矯言僞行以  
迷惑天下之主而欲求富貴焉盜莫大於子  
天下何故不謂子爲盜丘而乃謂我爲盜跖  
子以甘辭說子路而使從之使子路去其危  
冠解其長劍而受教於子天下皆曰孔丘能  
止暴禁非其卒之也子路欲殺衛君而事不  
成身蒞於衛東門之上是子教之不至也子  
自謂才士聖人邪則再逐於魯削迹於衛窮



於齊圍於陳蔡不容身於天下子教子路蒞  
此患上無以爲身下無以爲人子之道豈足  
貴邪世之所高莫若黃帝黃帝尚不能全德  
而戰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不慈舜不孝禹  
徧枯湯放其主武王伐紂文王拘羑里此六

子者世之所高也孰論之皆以利惑其真而  
強反其情性其行乃甚可羞也世之所謂賢  
士伯夷叔齊伯夷叔齊辭孤竹之君而餓死  
於首陽之山骨肉不葬鮑焦飾行非世抱木  
而死申徒狄諫而不聽負石自投於河爲魚

鼈所食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  
文公後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尾生  
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  
柱而死此四子者無異於磔犬流豕操瓢而  
乞者皆離名輕死不念本養壽命者也世之

堂九

四

所謂忠臣者莫若王子比干伍子胥子胥沉  
江比干剖心此二子者母謂忠臣也然卒為  
天下笑自上觀之至于子胥比干皆不足貴  
也丘之所以說我者若告我以鬼事則我不  
能知也若告我以人事者不過此矣皆吾所

聞知也今吾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視色耳欲  
聽聲口欲察味志氣欲盈人上壽百歲中壽  
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瘦喪死憂患其中開口  
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矣天與  
地無窮人死者有時操有時之具而託於無  
窮之間忽然無異騏驥之馳過隙也不能悅  
其志意養其壽命者皆非通道者也丘之所  
言皆吾之所棄也亟去走歸無復言之子之  
道狂狂伋伋詐巧虛僞事也非可以全真也  
奚足論哉孔子再拜趨走出門上車執轡三

失目芒然無見色若死灰據軾低頭不能出  
氣歸到魯東門外適遇柳下季柳下季曰今  
者闕然數日不見車馬有行色得微往見跖  
邪孔子仰天而歎曰然柳下季曰跖得無逆  
汝意若前乎孔子曰然丘所謂無病而自灸  
也疾走料虎頭編虎須幾不免虎口哉

堂九

五

入保者閉門自守也心如涌泉言其氣方  
旺也意如飄風虛驕輕颺之意也妄稱文  
武言妄稱文王武王之道以自名枝木削  
木枝之皮以爲冠牛脅牛皮也得幸於季

言與下季得相親也望履幙下言一見於  
幙下而望其履也此再通謁之辭知維天  
地知可以包羅天地天地不能出其知之  
外也能辯諸物才能可以辯名諸物也謂  
其無不知也其卒之也要其終也禹偏枯  
言其胼胝也孰論之詳論之也磔犬流豕  
言其身之自殺如殺犬豕也操瓢而乞有  
求於人也離麗也泥著於名也故曰離名  
不念本不知其本真之性伋伋即汲汲也  
執轡三失言轡屢落也車馬有行色言其

似有所往而方歸也微無也得無往見距  
乎若前乎者若我前日之所言也

子張問於滿苟得曰盍不爲行無行則不信  
不信則不任不任則不利故觀之名計之利  
而義真是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

爲行不可一日不爲乎滿苟得曰無恥者富  
多信者顯夫名利之大者幾在無恥而信故  
觀之名計之利而信真是也若棄名利反之  
於心則夫士之爲行抱其天乎子張曰昔者  
桀紂貴爲天子富有天下今謂臧聚曰汝行

如桀紂則有忤色有不服之心者小人所賤也仲尼墨翟窮爲匹夫今謂宰相曰子行如仲尼墨翟則變容易色稱不足者士誠貴也故勢爲天子未必貴也窮爲匹夫未必賤也貴賤之分在行之美惡滿苟得曰小盜者拘

堂九

六

大盜者爲諸侯諸侯之門義士存焉昔者桓公小白殺兄入嫂而管仲爲臣田成子常殺君竊國而孔子受幣論則賤之行則下之則是言行之情悖戰於胷中也不亦拂乎故書曰孰惡孰美成者爲首不成者爲尾子張曰

子不爲行即將䟽戚無倫貴賤無義長幼無  
序五紀六位將何以為別乎滿苟得曰堯殺  
長子舜流母弟䟽戚有倫乎湯伐桀武王殺  
紂貴賤有義乎王季爲適周公殺兄長幼有  
序乎儒者僞辭墨者兼愛五紀六位將有別  
乎且子正爲名我正爲利名利之實不順於  
理不監於道吾日與子訟於無約曰小人殉  
財君子殉名其所以變其情易其性則異矣  
乃至於棄其所爲而殉其所不爲則一也故  
曰無爲小人反殉而天無爲君子從天之理



若狂若直相而天極面觀四方與時消息若  
是若非執而圓機獨成而意與道徘徊無轉  
而行無成而義將失而所為無赴而富無殉  
而成將棄而天比干剖心子胥抉眼忠之禍  
也直躬證父尾生溺死信之患也鮑子立乾

堂九

申子不自理廉之害也孔子不見母匡子不  
見父義之失也此上世之所傳下世之所語  
以為士者正其言必其行故服其殃離其患  
也

盍不為行者言何不脩其德行也觀之名

計之利而義真是者言欲求名利惟脩義  
爲是也人若棄名利則反逆其心無以自  
樂必欲求之非行義不可此學干祿之意  
也

多信者顯言多爲可信之言以求榮顯此  
言假信之名以自利者子張言以義求利  
滿苟得則曰今之求名利者詐而已矣若  
謂棄名利而反逆其心必欲得之則縱吾  
心之所欲以爲苟得自滿之計猶爲天真  
而無矯揉故曰抱其天也

小盜者拘大盜者爲諸侯即前祛篋篇之  
論言行之情悖戰於胷中謂其行不顧言  
言不顧行也成者爲首不成者爲尾即前  
所謂得其時者爲義之徒失其時爲篡夫  
此意蓋以仁義之行皆爲詐僞而非天真  
也五紀五常也六位三綱也君臣父子夫  
婦也子正爲名者謂汝以仁義之名求得  
則但爲利而已不假矯僞之名也爲名  
之利皆非真實道理故曰名利之實不順  
於理不監於道無約無拘束而聽其自然

也曰滿苟得曰無約此又寓意於其名者  
如前篇知無爲之類

棄其所爲者捨其所當爲而不爲謂不能  
存生保性也徇其所不爲者謂爲利爲名  
乃其所不當爲者也循天理自然則無君

堂九

子小人之名矣故曰無爲小人反循而天  
無爲君子從天之理言亦不爲君子亦不  
爲小人則可以徇從汝天理之自然矣而  
汝也無曲無直相而視之皆自然至極之  
理故曰若枉若直相而天極東西南北各

有其方而春夏秋冬屬焉消息往來皆一  
氣也故曰面觀四方與時消息執圓機則  
無是非故曰若是若非執而圓機信意而  
行獨得於我則從容體道矣故曰獨成而  
意與道徘徊轉背也背道而行自名以義  
以求成功則失其所謂本真者矣故曰無  
轉而行無成而義將失而所爲而汝也趨  
赴於富而求殉其成功則將失其自然之  
天矣故曰無赴而富無殉而成將棄而天  
凡曰無者言莫如此也禁止之意也正其

言謂以忠信廉義之言爲實也必其行者  
謂必爲忠信廉義之行也服被也離麗也  
言必遭其殃害也子張欲行義以求富貴  
因干祿之語而借其名也滿苟得則以苟  
得而滿其欲爲自然之道故設爲問答之  
辭堂九意謂矯飾以求利達不如直情之爲愈  
蓋矯孟子天爵人爵之說也九

無足問於知和曰人卒未有不興名就利者  
彼富則人歸之歸則下之下則貴之夫見下  
貴者所以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也今子獨無

意焉知不足邪意知而力不能行邪故推正  
不忘邪知和曰今夫此人以爲與已同時而  
生同鄉而處者以爲夫絕俗過世之士焉是  
專無主正所以覽古今之時是非之分也與  
俗化世去至重棄至尊以爲其所爲也此其  
所以論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不亦遠乎慘怛  
之疾恬愉之安不監於體怵惕之恐欣懽之  
喜不監於心知爲爲而不知所以爲是以貴  
爲天子富有天下而不免於患也

推正不忘者言汝之無意於富貴豈其智

不足邪意度也度汝亦知此而力有不及  
邪故推正理以過求富貴之心而不能忘  
邪此人富貴之人也言此等富貴之人皆  
與我同生斯世同處此鄉豈是絕俗過世  
之士言其非有甚高而不可及也其意蓋  
謂此亦眼前人耳我豈不知之此人其心  
全無所主全失其性命之正但知趨時以  
求己分之益而爲流俗所化言其所爲皆  
俗人也是非之分者言以他人爲非以己  
爲是自求其身之益也古今久近也前一



時如何今一時如何覽察其時之向背以  
自求利也至重至尊者天理之自然也皆  
棄而去之獨爲其所謂求富貴之事此豈  
長生安身養心之道也求富貴之人其身  
其心或安或否或悲或喜迷而不覺不能

堂九

十

自見故曰不監於體不監於心爲爲者爲  
其所爲乃人爲也所以爲者天理也知有  
人爲而不知有天理雖爲天子猶不免於  
損身之患害況其下者乎

無足曰夫富之於人無所不利窮美究勢至

人之所不得違賢人之所不能及俠人之勇  
力而以爲威強秉人之知謀以爲明察因人  
之德以爲賢良非享國而嚴若君父且夫聲  
色滋味權勢之於人心不待學而樂之體不  
待象而安之夫欲惡避就固不待師此人之  
性也天下雖非我孰能辭之知和曰知者之  
爲故動以百姓不違其度是以足而不爭無  
以爲故不求不足故求之爭四處而不自以  
爲貪有餘故辭之棄天下而不自以爲廉廉  
貪之實非以迫外也反監之度勢爲天子而

不以貴驕人富有天下而不以財戲人計其  
患慮其反以爲害於性故辭而不受也非以  
要名譽也堯舜爲帝而雍非仁天下也不以  
美害生也善卷許由得帝而不受非虛辭讓  
也不以事害已此皆就其利辭其害而天下  
稱賢焉則可以有之彼非以興名譽也

堂九

十一

此又不言貴只言富窮美者可以盡求其  
所好也究勢者可以盡權勢之事也雖至  
人賢人亦有不及焉言其力量之可以自  
用也使人因人乘人皆言其富可以使人

也即十萬通神之意欲欲富也惡惡貧也  
避貧而就富不待教而後能故曰不待師  
此出於天性之自然也天下之人雖皆以  
爲非而我安能辭避之此設爲貪者之言  
無足貪而不知足也故名以無足滿苟得  
之類也動以百姓者言智者之所爲每以  
百姓之同得於天者爲主故不敢自違於  
法度百姓所同得有物有則者也度即則  
也足而不爭德足於已而無所爭也無以  
爲故不求爲不在人而在天人力無所與

故曰無以爲知人力之無所與則不求矣  
使其在我有所不足則窮極四方而爭求  
之亦不以爲貪此求德也求在內者也德  
足而有餘則身外之物皆辭之雖辭天下  
亦不爲廉此貪廉二者之實非以爲人也  
非務外也而皆反求諸天理之法度而監  
之故曰反監之度以財戲人鼓舞天下也  
慮其反反身而慮之也雍黎民於變時雍  
也不以美害生者言其無爲而爲不以美  
名而害其身有天下而不與也可以有之

言天下之賢名可以自有而無愧也其爲道爲德出於中心之誠非求以興名譽也此又把堯舜與許由皆作好說

無足曰必持其名苦體絕甘約養以持生則下久病民阨而不死者也知和曰平爲福有

堂九

十二

餘爲害者物莫不然而財其甚者也今富人耳管鍾鼓管籥之聲口噍於芻豢醪醴之味以感其意遺忘其業可謂亂矣佞溺於馮氣若負重行而上也可謂苦矣貪財而取慰貪權而取竭靜居則溺體澤則馮可謂疾矣爲

欲富就利故滿若堵耳而不知避且馮而不  
舍可謂辱矣財積而無用服膺而不舍滿心  
戚醮求益而不止可謂憂矣內則疑劫請之  
賊外則畏寇盜之害內周樓䟽外不敢獨行  
可謂畏矣此六者天下之至害也皆遺忘而  
不知察及其患至求盡性竭財單以反一日  
之無故而不可得也故觀之名則不見求之  
利則不得繚意絕體而爭此不亦惑乎

必持其名者言必欲求名而不求富貴之  
利則徒然自苦其身雖存如大病然絕甘

去美味也約養儉以自奉也久病長阨而  
不死即易所謂貞疾常不死也平爲福有  
餘爲害物莫不然財其甚此篇文字枝葉  
太龕比之讓王漁父又不及但如此一句  
亦好語也豈可泯沒嘆寒滿其口也猿猴

堂九

十三

之頷曰嘆感其意者動其意也言役其心  
也遺忘其業失其所當爲也馮氣怒其氣  
而不得通也佷溺不自在也若人行負重  
物而登高然取慰取足也取竭用盡也今  
諺云有勢莫盡用是也靜居則溺言不耐



閑而自沒溺於嗜慾也體澤則馮者其身  
充肥悅澤則馮滿有驕漲之意也滿若堵  
者言積財而高於堵所謂阿堵物是也不  
知避不知足趨求而未已也馮恃也恃此  
以爲誇而不能舍服膺念念不忘也念念  
不忘但見憔悴戚戚之意滿於胸中故曰  
滿心戚醜不自得如此猶求益而不止  
刦請劫取也藏於屋內者恐有刦盜故爲  
樓䟽周環其室運而出外恐有大盜必盛  
其徒旅而不敢獨行䟽窻也樓墻上之樓

也六者曰亂曰苦曰疾曰辱曰憂曰畏是也遺忘而不察者言皆失檢點而不自覺也單獨也但也故事也反復也及其病患已成雖欲求全其生去其財但求一日復如貧居無事之初而不可得也盡性全生也竭去也反願去富而就貧也及至於此則名亦何在利亦何在繚意絕體纏縛其身心也爭利之時徒纏縛其身心反以成此禍患非愚乎

東坡謂讓王以下四篇非莊子所作此見

極高四篇之中盜跖尤甚而太史公莊子  
傳但謂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譏孔子之  
徒略不疑其文字精粗異同何也豈子長  
之意且以其非議夫子為言不暇及其文  
字乎不然則此書此篇在漢而後或因散  
軼為人所竄易亦猶今列子也

堂九

十四

雜篇說劍

昔趙文王喜劍劍士夾門而客三千餘人日  
夜相擊於前死傷者歲百餘人好之不厭如  
是三年國衰諸侯謀之太子悝患之募左右

曰孰能說王之意止劔士者賜一千金左右  
曰莊子當能太子乃使人以千金奉莊子莊  
子弗受與使者俱往見太子曰太子何以教  
周賜周千金太子曰聞夫子明聖謹奉千金  
以幣從者夫子弗受悝尚何敢言莊子曰聞  
太子所欲用周者欲絕王之喜好也使臣上  
說大王而逆王意下不當太子則身刑而死  
周尚安所事金乎使臣上說大王下當太子  
趙國何求而不得也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唯  
劔士也莊子曰諾周善爲劔太子曰然吾王

所見劔士皆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  
之衣瞋目而語難王乃悅之今夫子必儒服  
而見王事必大逆莊子曰請治劔服治劔服  
三日乃見太子太子乃與見王王脫白刃待  
之莊子入殿門不趨見王不拜王曰子欲何  
以教寡人使太子先曰臣聞大王喜劔故以  
劔見王王曰子之劔何能禁制曰臣之劔十  
步一人千里不留行王大悅曰天下無敵矣  
莊子曰夫爲劔者示之以虛開之以利後之  
以發先之以至願得試之王曰夫子休就舍

待命令設戲請夫子王乃校劍士七日死傷者六十餘人得五六人使奉劍於殿下乃召莊子王曰今日試使士敦劍莊子曰望之久矣王曰夫子所御杖長短何如曰臣之所奉皆可然臣有三劍唯王所用請先言而後試王曰願聞三劍曰有天子劍有諸侯劍有庶人劍王曰天子之劍何如曰天子之劍以燕谿石城爲鋒齊岱爲鏑晉魏爲脊周宋爲鐔韓魏爲鈇包以四夷裹以四時繞以渤海帶以常山制以五行論以刑德開以陰陽持以

春夏行以秋冬此劔直之無前舉之無上案  
之無下運之無旁上決浮雲下絕地紀此劔  
一用匡諸侯天下服矣此天子之劔也文王  
芒然自失曰諸侯之劔何如曰諸侯之劔以  
知勇士爲鋒以清廉士爲鍔以賢良士爲脊

以忠聖士爲鐔以豪傑士爲鈇此劔直之亦  
無前舉之亦無上案之亦無下運之亦無旁  
上法圓天以順三光下法方地以順四時中  
知民意以安四鄉此劔一用如雷霆之震也  
四封之內無不賓服而聽從君命者矣此諸

侯之劔也王曰庶人之劔何如曰庶人之劔  
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  
語難相擊於前上斬頸領下決肝肺此庶人  
之劔無異於鬪雞一旦命已絕矣無所用於  
國事今大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之劔臣  
堂九  
竊為大王薄之王乃牽而上殿宰人上食王  
十六  
三環之莊子曰大王安坐定氣劔事已畢奏  
矣於是文王不出宮三月劔士皆服斃其處  
也

喜劔者喜劔鬪之戲也夾門擁門也以劔



術之士而客於王之門者三千餘人以幣  
從者言以此爲從者之奉也猶今人言犒  
從也蓬頭突髮露其髮與鬢也垂冠不高  
其冠如今包巾也纓繞於項下者也是胡  
龕魯也短後不襜也語難者欲聞之時以  
語相詰難也示以虛開以利與其進也後  
發而先至鷲鳥將擊必匿之勢也設戲設  
劍戲也敷劍者敷斷也以劍相擊也御杖  
御用也杖執也鋒劍首也鐔刃也鐔劍口  
也鈇劍把也畏以四時言用之有時也制

以五行順五行之理也日爲德月爲刑日月陰陽春夏秋冬皆順造化自然之意直之舉之案之運之上決下絕皆形容其所用廣大之意芒然自失者聞其所言之大覺其所好之淺故自失也上法天下法地

學九

十七

中和民意即天時地利人和也四鄉四方也牽而上殿者挽之而上也三環者不坐而行環所食之地三帀也此自愧之意也服與伏同王旣不用此戲劔士皆退伏自斃於其所居之處也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三十



